

烈火鋼

金剛

烈火金钢

刘流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孙世涛

烈火金钢

刘流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7.75印张 2插页 373千字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1985年4月北京第13次印刷

印数1,515,001—1,587,000册 定价2.00元

目 次

第 一 回	史更新死而复生	赵连荣舍身成仁	3
第 二 回	白手夺枪排长奋勇	仰面喷血鬼子丧魂	18
第 三 回	史更新一弹突围	独眼龙两次逃命	32
第 四 回	释误会同志喜相逢	破包围敌酋惊马倒	47
第 五 回	孙大娘慈心救难	刘铁军毒计害人	66
第 六 回	搜捕无踪伪军遭袭	寻找未见支书突围	77
第 七 回	找伤员发动民兵	释私怨听取正论	89
第 八 回	李金魁抓住解老转	孙定邦跟踪何大拿	109
第 九 回	用乔装齐英施巧计	陷迷阵老转说真情	125
第 十 回	听情报敌伪军起纠纷	探洞口卫生员效忠诚	143
第 十 一 回	遇危难坚强逾钢铁	掳妇女残暴胜豺狼	164
第 十 二 回	挥大刀丁尚武逞威	耍长枪李金魁奋战	183
第 十 三 回	何大拿献绝户计	史更新定众人心	195
第 十 四 回	抗强暴妇女尽坚贞	逞淫凶敌伪小火并	210
第 十 五 回	捉二虎楞秋除奸	救妇女肖飞献智	224
第 十 六 回	三勇士潜入敌穴	众妇女冲出囚牢	248
第 十 七 回	齐英寻找县委书记	武男不舍再生娘	267
第 十 八 回	庇武男大姑遭难	作死斗义子报仇	291
第 十 九 回	一群鬼子入罗网	三路民兵战沙滩	309
第 二 十 回	游鬼域老转魂飞	受酷刑志士气壮	324
第 二 十 一 回	地头蛇一齐出穴	飞行员独身入城	345
第 二 十 二 回	飞行员大闹县城	鬼子兵火烧村庄	367

第二十三回	探水井走狗尸沉没	保机密众民血横流	387
第二十四回	枪声响兽群崩溃	血坛祭万众宣誓	415
第二十五回	两炮楼封锁村路	一口井吸住人心	430
第二十六回	探机密伪乡长图谋	受耻辱新娘子自杀	443
第二十七回	武工队飞行闪电战	田书记远策深谋	469
第二十八回	唇剑舌枪宣传战	生龙活虎埋伏兵	491
第二十九回	毁公路老百姓暴风卷土	歼敌人八路军猛虎出山	514
第三十回	英雄智取神鬼惧	群众暴动天地惊	548

西江月：

日寇侵略猖狂，
人民群起反抗，
领导全靠共产党，
胜利灿烂辉煌。

战争似火燃烧，
人民如铁顽强，
八年抗日非寻常，
烈火炼成金钢。

开头语：

常言说：钢铁要在烈火中锻炼，英雄要在困难里摔打！这话可真是一点儿不假。就拿八年抗日战争来说，中国人民就象生铁投进熔炉一样，烧了又烧，炼了又炼，捶了又捶，打了又打，才打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亚赛过金钢一般，耸立在这鲜血冲洗过的古老山河上，坚强无比，永远放光！

说起八年抗战，可真不是容易过来的呀！这不光是熬过了八年艰苦的岁月，在惊人的残酷困难面前，中国人民真是咬紧牙关，勇往直前，前仆后继，浴血杀敌，简直就是在血里火里滚过来的！八年哪，谁知道进行了多少次战斗，谁知道毁灭了多少财产，谁知道牺牲了多少生命，烈士的鲜血染透了多宽多厚的土地啊！中国人民可并没有被这些凶险吓

住，他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战胜了空前的残酷困难，创造了神鬼莫测的战斗艺术，壮大了所向无敌的人民武装。在这神圣的土地上筑起了铜壁铁墙，把我们祖国造成了打不烂的山河，烧不焦的土地，吓不住的人心，挫不败的锐气！让侵略的强盗们望而生畏，闻之丧胆。

今天，咱们要说一说抗日战争。可是从哪儿说起呢？参加战争的人民有数万万，从南到北的战线有万里长。先不说东北的抗日联军，也不说华南的抗日游击队，也不说长江南北的新四军，也不说黄河两岸的八路军，单说河北省大平原上的冀中军民，他们是怎样进行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的。

说起大平原上的游击战争，要从头来说可也太长。咱们掐头去尾，只说战争进行到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从有名的“五一”反“扫荡”开始。这是在一九四二年战争进行到第五个年头的中间，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国民党加紧了政治诱降，回师后方，集中了他们的主力部队，从五月一号开始，向冀中军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他们的战术是：“铁壁合围”、“梳篦清剿”、“反复拉网”、“剔抉扫荡”。他们的政策是：“步步为营”、“处处筑垒”，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八百万冀中军民团结成为一个力量，抱定了有我无敌的决心，英勇地展开了反“扫荡”。他们的行动可说是震山河，荡人心，惊天地，动鬼神，创造了千古未闻的奇迹壮举。要问这场斗争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咱们一段一段地细讲。

第一回

史更新死而复生 赵连荣舍身成仁

当“五一”反“扫荡”打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在滹沱河的下游桥头镇上，发生了一次地裂山崩的战斗。天上是飞机，地下是大炮坦克车，把整个镇子里里外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杀声、喊声、枪声、炮声响成了一锅，从拂晓打到黄昏，从黄昏又打到天明，直打得硝烟漫地，火光冲天。可是打着打着，忽然间枪炮不响了，飞机也不来了，好象是停止了战斗。在麦子地里藏着的人们都觉着奇怪，谁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眼巴巴地望着镇子里冲天的火，明明知道是烧自己的房子，也不敢回家抢救。离镇子近一点儿的人们，连身子也不敢站起来，一个一个的在麦垅里蹲着坐着，还有的趴着，使劲地拔着脖子，一声不响，大气不出，直瞪着眼睛看着街口。正在这个劲头儿上，冷古丁的站起一个人来。

这人看样子约摸有六十多岁，满脑袋花白的头发，下巴底下长着一络山羊胡子，高身材，长瘦脸，两只眼睛象是有些不带劲，未曾看事儿，先要用手指头揉一揉擦一擦。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根榆木锹把，有一把多粗，有齐胸口那么高，这就是他的武器。这个老汉向镇子里望了望，听了听，禁不住心神慌乱了，只见他把锹把往右手里一提，猫下腰，呼呼呼呼顺着麦垅就往前跑。跑出麦子地去，他脚步没有停就又哗啦哗啦的进了高粱地。这时候的小高粱，长得还

没有麦子高，他得把腰弯得更低，可是他的脚步也更加紧了。出了高粱地，离镇子已经不远，他跳下道沟，拚命地往街口跑去。这人到底是谁呢？正是赵连荣。

赵连荣这个老头子，为什么象疯了似地往镇子里跑呢？其中有个缘故：这场战斗就是他的儿子赵保中领着人和鬼子打的。

赵保中是个老红军战士，现在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兵团的一个营长，他带着三个连的兵力，从反“扫荡”以来，就连天连夜地跟敌人周旋着。多少个昼夜他们没有能够睡觉，没有得到过休息，也没有吃上过一回痛快饭，本来就疲劳得够呛了，可是当他们向外线转移的时候，又在桥头镇被两千多名日本军队给包围住，这才造成了这次惊人的突围战。

诸位：三个连的八路军只不过是三百多人，要跟两千多日本兵比起来，不要说兵力相差七倍以上，就拿武器来说，也比人家差得远哪！八路军的营连里边，主要的武器就是步枪、刺刀、手榴弹，机关枪是很少的。日本兵可有的是坦克、大炮、机关枪，更不要说他们还有飞机、有毒瓦斯哩！再说，赵保中他们的弹药已经剩得不多。叫谁说这三个连也是九死一生，万分危险哪！在这种情形之下，赵连荣怎么能不提心吊胆、情急神慌呢？

赵连荣一口气跑到了街外的场边。他看见场里模模糊糊的一大片，这是些什么东西呢？他用手指头揉了揉眼睛，走到跟前儿这么一看：哎呀，满地都是死尸！他的心立时就咚咚咚地敲起鼓来了。他又仔细这么一瞧，哎哟！这些死尸个个都没有脑袋。老头子明白了：噢！这些都是日本兵的尸体。因为他知道，到中国来的日本兵，在最初的时候，

被打死以后，都是装到麻袋里，用汽车运走，这样好掩盖群众的耳目。可是后来他们越死越多，用麻袋装尸体装不完了，这才改变了办法——把脑袋切下来，装到麻袋里运走。赵连荣又看了看，这些没有脑袋的尸体，穿的都是黄军装，大皮鞋，每个尸体的旁边，还都有一顶钢盔。没有疑问，准都是日本兵的尸体。一定是敌人往街里冲的时候，叫俺保中他们给揍死的。他狠狠地“啐！啐！”啐了两口唾沫。又一想：俺保中他们怎么着了？敌人死了这么多，他们的伤亡还小的了吗！想到这儿，他又急忙往街里跑。

赵连荣刚走进街口，就又看见一堆尸首。哎呀，这可都是我们的八路军！立时刻儿就把个老头子给吓呆了：“保中啊！同志们啊！你们叫我老头子还怎么活下去哟！”他这几句话，不象说出来的，简直就是哭出来的。他以为赵保中这一个营都牺牲了。你看他：眼里流着泪水，颤抖着两只老手，一个一个地扒拉着，找他的儿子赵保中。

他找来找去，找了两个过儿，看看都挺面熟，好象都认识，可就是连一个名字也叫不上来，更找不见他的赵保中。他很纳闷儿，心里话：想是俺保中没有死？于是他把这些尸首点了点数，一共是三十一一个。他这才清醒起来：“呃，保中他们一定是冲出去了。咱八路军多会儿也没有叫敌人全部消灭过。”他这两句话刚刚说完，正想走回家去看看，猛然间，尸首里边站起一个人来。“啊！”这一家伙，把个老头子给吓得倒退了三步。

赵连荣使劲儿揉了揉眼，仔细这么一看：喝！好大的个头儿，足有一冒手高，赵连荣要看他，都得仰着脖儿。只见他膀扇儿有门扇那么宽，胳膊有小檩条儿那么粗，四方脸盘儿又红又黑，两只眼睛又圆又大。浓眉毛，高颧骨，高鼻梁，

宽下巴，看样子也就是二十七八岁，可是长了有半寸多长的稀稀拉拉的连鬓胡髭。他满脸都是灰尘，就象刚打砖窑里钻出来一样。在他的左眼窝儿下边有一个小洞，一条紫红的血线从里边流出来，顺着鼻窝儿流到嘴角儿，又流到脖子下头去。身上的衣服满是血浆泥土，已经看不清他穿的军装是什么颜色了。他手里没了武器，紧紧地攥着两只象油锤一般大小的拳头，怒目横眉，咬牙切齿，全身都带着杀气。他笔直地站着，动也不动，活象个铁打的金刚。老头子心里想：这是个人哪还是个什么？莫非我眼离了吗？可这明明是个人啊！可人死了怎么还能站起来呢？

赵连荣正在心神疑惧的时候，就听站起来的这个人说话了：“老大伯，别害怕。我没有死，我还活着。我受了伤，渴得要命。”赵连荣一听他说话，这才把疑心定下来，又听着他这声音耳熟，只是想不起是谁。于是他往前凑了两步：“怎么，你还没死？你是谁？为什么在死人堆里藏着？”他这一问，那人往前挪动了挪动：“老大伯，我真没有死，这不是我还会走道会说话吗？你看看：还认得我不？我叫史更新，我就是在你儿子赵保中领导下的史排长，我跟着赵营长来看过你老人家，我在你那上房屋西头住过。不是有一天，我帮你铡草，还替你磨过铡刀吗？”

赵连荣一听这话，心里全明白了，赶紧又上前凑了几步，使劲地睁着老眼瞅了瞅：“你是史排长，大伙儿都跟你叫史大个儿。”史更新点点头：“是啊。”“怎么我看着你不象啊？”“这你老人家还用问吗？这些日子就象过了多少年哪！别说是见了我，就是跟赵营长见了面，恐怕你也认不清了。”赵连荣一想：“对呀。可是你知道保中他们怎么样了？”

史更新本来不愿意再多说话，但是赵连荣这么一问，他

不得不把情况告诉给他，这才说道：“赵营长带着队伍已经冲过河去了，过了河就算是脱离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圈儿。你老人家放心吧，他们这就要过京汉铁路到太行山里头去了，那里是咱们的巩固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边区政府都在那里。他们到了那边，整顿整顿、准备准备，还要打回来。”

赵连荣听到这儿，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扑通”一声这才落了地。老头儿一高兴，他的话可就又来了：“不是说咱们的聂司令就在那里吗？他一定得派队伍打过来。可是，你怎么不跟保中他们一块儿冲过河去呢？”“因为敌人太多，咱们的兵力太小。俺们这才决定迷惑敌人——我带着一个排在这儿作假突围，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过来，赵营长他们才能冲过河去。要不是这样，就得全军覆没！我们这个排本来都决心牺牲在这儿，没有想到，我被打死之后，又还醒过来了。因为弄不清敌情，没有敢动，刚才看着是你老人家，我这才敢站起来。大伯，咱别在这儿多说话了，恐怕敌人还要来，你快点把我领到别处去，我歇一会儿，你给我烧点水喝，我好去追赶队伍。”

赵连荣一听史更新还要追队伍去，不由得就吸了一口气：“哎呀！你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要追队伍？”“不，老大伯，只要我死不了，我就要追队伍。”赵连荣上前一看他这伤：脑袋上被打了一枪，这一枪，是从左眼窝儿下头打进去，从后脑勺子下边出来的。看了之后，连说：“不行啊！不行啊！你走不了。”他可不知道史更新这人意志坚决：“大伯，我觉得不要紧，脑袋上这一枪，并没有伤着脑子，这是六五子弹，弹丸小，要是七九子弹，可就完了。你放心，我相信我死不了，我不会走不动。”赵连荣听着可还是摇头：“现在到处都有敌

人，你一个人又没有武器了，我看……”史更新没有等他把手话说完，就微微一笑：“大伯，我不会被敌人打死，别的不用说了。”赵连荣一看，史更新这么坚决，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好吧，既然这样，那就快走，到我家去，烧水做饭还方便，吃了喝了，把你这伤好好地包扎包扎，你就赶快去追队伍。可是我背不动你，我扶着你走吧。”史更新说：“用不着扶，我能走。”说着俩人就往家里走。

史更新心里着急，恨不能一步走进家去，他的路又熟，不知不觉就走到赵连荣的前头。赵连荣一看他这股子劲儿，心里话：真是好样的！受了这么重的伤，走起路来还这么有劲儿，气势还这样的勇猛。他在后边跟着，止不住的点头称赞：好小伙子，真行！这样的战士，鬼子兵八个绑到一块儿也比不了他。

说话之间，俩人进了家门。到了院里一看：可不好了！三间正房和两陪房都烧塌了架，火头虽然熄灭，可是死火还在着，烧得什么东西还吱吱的直响。院子里还有一个深坑，看得出这是炸弹炸的。一所整整齐齐的院落，连炸带烧，弄得破烂不堪，只有西南角上剩下了半间厕所，一间牛棚。史更新一看这个情景，不由得又是一阵难过。他发着狠地咬了一咬牙。这一咬牙可不要紧，就觉着伤口火辣辣的酸疼，疼得钻心，眼睛流泪，豆大的汗珠子从额头上滚落下来，两腿一软就倒在地下。

这时候的赵连荣怎么样了呢？他没有注意史更新。因为他一进家门，心里就又气又恨。他的脸色变成了铁青，浑身发抖，使劲睁着两只老眼，看看这也完了，那也毁了，这个祖祖辈辈的老家，被糟蹋成了这个样子，真是心如刀搅，呆若木鸡！呆了好久，他把大腿一拍，“咳！”使劲地咳了一声，

这才吐出一口怒气。只见他捶着胸膛，跺着双脚，大声喊着：“保中啊，这个仇你可要报啊！……”这工夫史更新在地下躺着哼了一声。老头子这才回过头来，一看，知道他是因受伤过重，再加上又饥又渴，才跌倒在地。他慌忙上前把他扶了起来。房子全烧光了，只剩下厕所和牛棚没有烧，这可让他到哪儿去休息呢？只好把史更新扶进了牛棚，让他躺在草上休息。

赵连荣回身出来，想要给史更新弄吃弄喝。做饭是没有办法了，想法给他烧点儿水吧，可是铁锅已经炸碎了；水瓮也炸得光剩了个底儿，里边只有一点水，还掉进去了许多灰土。咳！没有别的办法，他在地下拾起一块破锅片子来，放在火上，把水瓮底子上那点泥汤子倒进去，就这样烧起来了。

这时候老头子已经顾不得别的，他在旁边一蹲，直瞪着眼看着，恨不能一时把水烧开，赶快给史更新喝了，好让他去追赶队伍，替他杀敌雪恨。好不容易才把火烧开了，他用衣裳袖子垫着，把水端进了牛棚，又想起自己腰里还带着两个剩窝头，急忙掏出来，掰碎了，在水里一泡，放在史更新的面前：“史排长，对不起你啊！你将就着吃了吧。”史更新知道赵连荣的脾气，他叫你吃你就得吃，所以一句客气话也没说，他就连吃带喝吃起来了。

史更新因为受了伤，吃喝自然是挺费劲。赵连荣一看他这个情形，就又问他：“史排长，你觉着怎么样？还能走吗？要是不能走，我就扶着你先到外边麦子地里藏一藏，然后再想办法。”史更新说：“不用，别看我的伤重，我心里挺明白，把这点东西吃了，我就去追赶队伍。我告诉你，大伯！这一次的反‘扫荡’跟过去不同，上级早就指示了，是长期

的，是最艰苦的，敌人一定要把这个镇子作为长占的据点儿，你老人家应该早作打算。不过，几个月以后我们就打回来，咱们这是有计划地撤退，还要有计划地把敌人赶走。”赵连荣一听这话，心里可发起愁来了……。

说话之间，史更新就把这点东西吃完了。可是他倒觉着浑身无力，伤口疼痛，脑袋发沉，眼睛也懒得睁，连话也不愿多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赵连荣明白：受伤过重和劳累过了火以后，就会发生这种现象，让他睡点觉才好。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外边不远的地方“乒勾儿”响了一枪。史更新一听是“三八式”步枪响，知道是敌人又来了。就觉着浑身一紧，腾的一下子站起来就要往外走。他再一想：这时候往外走不行啊！可是又怕敌人来搜查，连累了赵连荣。于是就说：“老大伯，敌人来了，你赶快躲出去。”赵连荣说：“我躲出去，你怎么办？”史更新说：“我就在这儿藏着，他不来拉倒，来了再说。”赵连荣一听就说：“这怎么行呢？我老头子能这么办事吗？要走咱一块儿走，要死咱也死在一块儿。”史更新又问：“要走往哪里去呢？”赵连荣说：“钻过‘通墙’上西邻。”史更新又说：“西邻也不保险哪，咱知道敌人往哪儿去呢？”

说话之间，又听见更近的地方“乒乒”连响了两声盒子炮，紧接着有人咕咚咕咚跑的声音，又有人追着喊：“站住！站住！再跑打死你！”接着又是一连好几枪。在枪声中间，“咕哩哇啦”的有日本人在说话。很明显，这是敌人来到近前了。史更新一听着了急：“大伯，你赶快躲到别处去吧，别管我了。”说着，他就往外推赵连荣。赵连荣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史更新真急了：“大伯啊，咱可是一家人哪！用不着说别的，咱们应该聪明点——能逃就逃，能走就走，你甭管

我，我有办法对付他们。”赵连荣也着急地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办，你依着我，赶快钻到草里头去。他们要是来了，叫他看看这个家糟蹋成了这个样，他还搜查什么？”史更新还想再说话，可是一看老头子真有倔强劲儿，又觉着情况不允许迟疑了，这才依了他。还没有等史更新自己动作，赵连荣就连推带搽，把史更新推到了草堆里头，外面又用草把他盖起来，他就一动不动了。

赵连荣走出了牛棚，想仔细地听一听外面的动静。他刚一出来，就听大门外边有脚步声，他知道是敌人来到了。刚想回身再躲避起来，早就有一个特务领着一个日本兵闯进了院里来。

进院里来的这个特务年纪不大，身子不高，长得猴头猴脑，手里提着一支合子炮，进来就用枪指着赵连荣尖声尖气地喊：“站住！哪儿跑？再跑就撂死你！”后边跟着的那个日本兵，两手端着“三八式”步枪，带着明晃晃的刺刀。他咧着嘴，瞪着眼，凶狠得就象个恶鬼。他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着：“你的，什么的干活？老头子，哼？”赵连荣知道走不脱了，竭力沉着镇静：“我是老百姓，房子都给烧了，还不许家来看看吗？”他的话刚说完，这个特务窜上来，“啪！啪！”就打了老头子两个嘴巴：“你当我不知道你是抗属？你的儿子叫赵保中，他是八路军的营长。你说是不是？”这两个嘴巴，打得赵连荣心里火烧火燎的难受，他真想还给他两巴掌，可是想了想，他忍耐住了，使劲地压着怒气：“先生，你认错了。”这个特务“嘿嘿”冷笑了一声：“我认错了？你敢说你不是抗属吗？你敢说你不是赵连荣吗？”

赵连荣想把敌人顶回去，可是又不愿意否认这个光荣的称呼，让敌人以为你是胆小害怕了！怎么回答才好呢？

一时想不出话来。特务又是一声冷笑：“老东西，你的骨头烧成灰儿，我也能认出你来！你那房上长着几棵草我都知道。今儿在这儿被皇军包围住的，就有你的儿子赵保中。好鬼啊！他们打死了皇军一千多人，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可是，他们有一些伤号走不了，他们现在在哪儿藏着你一定知道，要不，你跑进村来干什么？趁早儿说出来，饶你的老命，要是敢不说，你瞧见了没有；我这二拇手指头一动，就要了你的命！”

赵连荣一听，特务对他知道得这么清楚，他不想再多说话了，只是说：“伤号，我一个也不知道。”特务一听他说不知道，就又上来打。这一回老头儿有了准备，把身子一扭，没有让特务打着。他知道特务还得打他，他就倒退了几步，一眼看到了他的榆木锹把，心里一动，暗暗想着：这个狗娘养的！你要再打我，我就抄起这家伙来跟你拚一拚。不想叫特务看破了他的主意，还没有等他靠近锹把，特务早走过去把那家伙抓起来了：“哈哈！你也有武器啊！好，我先使唤使唤它。”说着就把盒子炮往腰里一插，举起锹把照着赵连荣的脑袋就要打。

这时候，那个日本兵上来用枪一挡，他对着特务“哇啦”了一声：“慢慢的，打死就不能说了。叫他说的。”特务一看，就没有敢打，可是他的锹把也不好意思放下来，于是就举着锹把，逼着问：“你说出来不打你，八路军的伤号藏在谁家了？”赵连荣还是说：“不知道。”“不知道我可打啦！”“打也是不知道。”“你再说个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特务火儿了：“我叫你不知道。”搂头盖顶就是一家伙，赵连荣把脑袋一闪，正打在他的肩膀上。他“哼”了一声，就坐在地下了。特务刚想打第二下，日本兵又上来拦住了。